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明史紀事本末 第二十二卷 安南叛服

成祖永樂元年閏□一月，封黎蒼為安南國王。安南古交趾地，唐、虞時曰南交，秦為象郡。漢初，南越王趙陀據之，武帝平南越，置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三郡，設刺史。建武中，任延、錫光為守，教民耕種，制冠履，漸立學校。女子徵側、徵貳反，馬援討平之，立銅柱為界。建安中，吳分立廣州，而徙交州，治龍編縣。唐初，改安南都尉府，屬嶺南，安南之名始此。唐亡，為南漢劉隱所並，未幾，國內亂，擁立豪渠丁部領。宋乾德初，南漢平，上表內附。黎桓篡丁氏，李公蘊又篡黎氏。公蘊死，孫日燾嗣，淳熙間封為安南國王，安南之為國自此始。再傳無子，一女婿陳日燾。王死，女主國事，日燾得立。再傳為日烜，僭稱越皇帝。累世名皆取日，下易一字，從火上陽之義，亦效日燾而然也。元世祖平雲南，遣人召之入覲，不行，大發兵，遣其將脫歡等討之，□七戰皆捷。日烜棄城遁入海，以糧運不繼還。日烜歸國，勢復振。日烜卒，子日燾嗣，曰：「吾祖舊名也。」自是為藩臣，貢獻不絕，封安南國王。日燾卒，子日燾立。洪武初，漢陽知府易濟頒詔安南，日燾遣使朝貢，上嘉之，封日燾安南國王。日燾卒，兄子日燾嗣，荒淫不治，其兄叔明逼死之，自立。上曰：「叔明王法所必誅，速擇日燾親賢立之。」叔明懼，請老，傳政弟日燾。日燾卒，弟日燾嗣，而叔明實制國事，與占城構兵□餘年，數侵思明地。叔明卒，日燾為國相黎季犛所弑，立叔明子日燾。季犛，叔明婿也。上曰：「叔明弑日燾而有其國，今季犛又殺日燾矣，復以禮待，是厚助亂賊也。」遣行人呂讓移書責之。未幾，日燾亦為季犛所弑，立其子顯，又弑顯立其幼子安，在襁褓中，又斃之，因大殺陳氏。自為舜裔胡公滿之後，國號大虞，紀元天聖，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，子蒼易名安，稱皇帝，自稱太上皇。至是，詐稱陳氏絕，安為陳氏甥，求權署國事，上不虞其詐，許之。

二年夏六月，胡元遣使奉表歸思明侵地。

八月，老撾軍民宣慰使刀線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，奏曰：「臣天平前安南王日烜之孫，天明之子，日燾弟也。日燾恭遇天朝，率先歸順，太祖高皇帝封為安南王，賜之章印。數傳至日燾，賊臣黎季犛當國，擅作威福。日燾稍抑損，季犛弑之，立其子顯。未幾，復弑顯而立安，蒙然幼穉，尚在襁褓，季犛父子乃大殺陳氏宗族，並安弑之，而取其位，更姓名胡一元，子曰胡安。臣以先被棄斥，越在外方。季犛父子志圖篡奪，臣幸以遠外見遺。臣之僚佐，激於忠義，推臣為主，以討賊復讎。方議招軍，而賊兵見逼，倉皇出走，左右散亡。逆黨窮迫，遣兵四索，臣竄伏窮荒，採拾自給，饑餓困厄，萬死一生。度勢少息，稍稍間行，艱難跋涉，以達老撾。其時老撾多事，不暇顧臣，瞻望朝廷，遠隔萬里，無所控告，屢欲自絕，苟且圖存，延引歲月。忽讀詔書，知皇上入正大統，率由舊章，臣心欣忭，有所依歸。伏念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，世守安南，恭修職貢。此賊造逆滔天，陳氏宗屬橫被殲滅，存者惟臣，臣與此賊不共戴天。」因叩頭流涕，上憐而納之。安南故臣裴伯耆亦來告急，請討黎季犛，願為前驅效死，自比申包胥。

冬□二月，安南遣賀正旦使者至，上令禮部出陳天平見之，使者識其故王孫也，皆錯愕下拜，有感泣者。裴伯耆亦責使者以大義，皆惶恐不能對。上聞之，謂侍臣曰：「安南胡安初雲陳氏已絕，彼謂其甥權理國事，請襲王封，朕固疑之。及下詢其陪臣父老，皆對曰可，乃下詔封之。今聞賊主篡位，暴虐國人，而臣民共為蒙蔽，是一國皆罪人也。」

三年春正月，遣御史李琦、行人王樞齎敕往安南問胡安篡奪陳氏之故。

六月，安南胡安遣使阮景真隨御史李琦上表謝罪，請陳天平歸國，仍命行人聶聰齎敕往諭胡安。

□二月，安南胡安遣復阮景真隨行人聶聰來貢，請迎陳天平。遂敕行人聶聰送陳天平歸國，命征南副將軍黃中、呂毅、大理卿薛岳以兵五千人護行。

四年春三月，黃中等護送陳天平至丘溫，胡安遣其臣黃晦卿等以廩餼迎候，禮甚恭，具牛酒犒師。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，皆拜舞踴躍。中問：「胡安不至何也？」則曰：「安敢不至，屬有微疾，已約嘉林江矣。」嘉林江，季犛所居也。中遣晦卿還促安，且遣騎覘之，迎者壺漿相繼於道。中信之，逕進，度隘留、雞陵二關。將至芹站，山路險峻，林木蒙密，軍行不得成列。會雨潦，忽伏發，大呼鼓噪動山谷，遂殺天平，大理卿薛岳、行人聶聰亦遇害。中等亟整兵擊之，橋斷不得前，賊遙拜曰：「遠人非敢抗王師。天平小人也，非陳氏親屬，敢肆巧偽，今幸得殺之，以謝交人，吾王即上表待罪。天師遠臨，小國貧乏，不足久淹。」中等引兵還。奏聞，上大怒，謂成國公朱能曰：「蕞爾小醜，乃敢欺我。此而不誅，兵則何用！」能頓首曰：「逆賊罪大，天地不容。臣等請伏天威，一舉殄絕之。」上遂決意興師。敕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，以蜀兵七萬五千益之。征黃中、呂毅赴京，以送陳天平失律也。

秋七月辛卯，以成國公朱能為大將軍，西平侯沐晟、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，豐城侯李彬、雲陽伯陳旭為左右參將。大將軍率右副將軍、右參將及清遠伯王友，統神機將軍程寬、朱貴，游擊將軍毛八丹、朱廣、王恕等，橫海將軍魯麟、王玉、商鵬，鷹揚將軍呂毅、朱吳、江浩、方政，驃騎將軍朱榮、金銘、吳旺、劉札出等□五將軍，以兩京畿、荊、湖、閩、浙、廣、西兵出廣西憑祥。左副將軍、左參將統都指揮陳睿、盧旺等，以巴蜀、建昌、雲、貴兵出雲南蒙自。兵部尚書劉俊參贊戎務，尚書黃福、大理寺卿陳洽轉餉。是日，上幸龍江禱祭，誓眾曰：「黎賊父子，必獲無赦，脅從必釋。毋養亂，毋玩寇，毋毀廬墓，毋害稼穡，毋恣取貨財，毋掠人妻女，毋殺降。有一犯者，雖功不宥。毋冒險肆行，毋貪利輕進。罪人既得，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，班師告廟，以次定功。」

冬□月，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。先是，上察占天象，謂侍臣曰：「西師有憂，朱能其不免乎？」亡何，能卒。事聞，上震悼，輟朝，乃以輔代能。輔發憑祥，度城壘閣，進攻隘留及雞陵二關，破之，傳檄數季犛□罪，諭其境內立陳氏意。進度芹站，兩房皆有伏，遣黃中、呂毅搜捕之，遁。進次昌江市，造浮橋濟師，遣方政、王恕哨探，直抵富良江。而大軍自芹站西折至新福縣，遣驃騎朱榮往約沐晟。晟軍自臨安府蒙自縣經野蒲，斬木通道，攻奪猛烈柵、華關隘，賊徒悉奔，築壘駐兵洮江北岸，造舟逕渡，至白鶴遣人來會。時賊恃東、西都及宜江、洮江、沱江、富良江以為固，於江北岸緣江樹柵，多邦隘增築土城，城柵相連，互九百餘里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，號二百萬。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柵，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柵內。諸江海口，俱下捍木，以防攻擊。賊之東都，守備亦嚴，時列象陣於城柵內，欲守險以老我師。輔等遂自新福移營三帶州招市江口，造船圖進取。驃騎朱榮敗賊眾於嘉林汪，沐晟軍亦至洮江北岸，與多邦城對壘。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，與晟合勢。時賊所立柵，皆逼江不可上，惟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，而土城高峻，城下設重濠，濠內密置竹刺，濠外坎池以陷人馬，城上守具嚴備，賊兵如蟻。時官軍攻具亦完，輔乃令軍中曰：「賊所恃者此城，大丈夫報國立功，在此一舉，先登者賞不次。」於是將士踴躍，期夜襲城，以燃火吹銅角為號。是夜四鼓，輔遣都督黃中等銜枚舁攻具，過重濠至西城下，以雲梯附城。指揮蔡福等先登，諸軍繼之。城上火炬齊鳴，銅角競響，賊倉皇失措，矢石不得發，皆走，師遂入城。賊復巷戰，列象為陣，輔等督游擊將軍朱廣等以畫獅蒙馬，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，象皆股票，多中銃箭，皆退走奔突，賊眾潰亂。官軍長驅而進，殺賊帥梁民獻、祭伯樂等，追至傘圓山，賊死者不可勝數。辛酉，輔等遂克東都。輔與晟駐師撫諭，遣左參將李彬向西都。西都賊聞之，焚宮室倉庫，遁入海，於是三江路、宜江、洮江等州縣次第詣軍門降。輔等督舟師進逼胶水，賊復遁入黃江、閩海等處。

五年春正月，張輔、沐晟等襲賊籌江柵，大破之。又追敗賊於萬劫江普賴山，斬首三萬。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。兩旬，輔等進次魯江，賊五百艘逆戰木丸江，大敗之，殺其將阮子仁、黃世岡百餘人。

三月，窮追至朥水縣悶海口，地下濕不可駐，乃陽為還師，至咸子關，令都督柳升守之。賊果來躡，輔還軍遇於富良江，賊舟互餘里，橫截江中，用划船載木立柵，迎拒，又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，奮擊大敗之，斬獲數萬，江水為赤，乘勝追至悶海口。季聲父子僅以數小舟遁走義安，其尚書范見覽等降。

四月，輔率舟師追至海門涇鵲淺。時晴久水涸，賊棄舟遁，我師舟膠不得前。俄大雨，水漲數尺，舟畢渡，眾喜曰：「天贊我也。」

五月丁卯，輔與晟等率步騎夾江東西，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。

甲戌，輔等至茶龍，柳升等舟師亦至，又敗賊，獲船三百艘，賊遁走。輔等乘勝追之，又敗之於奇羅海口。賊屢敗困，眾遂潰。

乙卯，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，詞得黎季犛所在，前格之，縛送升軍，並其子澄於海口山中。次日，土人武如卿獲黎蒼及偽太子芮、將相王侯、柱國黎季獵等，皆縛獻軍門，安南平。輔奏：「安南本中國地，陳氏子孫已誅盡，無可繼，其國中耆老民庶俱請為郡縣如中國制。」乃置交趾布政使司、都指揮使司、按察司，分七府，曰交州、北江、諒江、三江、建平、新安、建昌、奉化、清化、宣化、太原、鎮蠻、諒山、新平、義安、順化、昇華，四七州，一百五七縣，衛一，所三，市舶司一，改雞陵關為鎮彝關，安撫人民三百二萬，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，糧儲一千三百六萬石，象馬牛三萬五千九百，船八千七百，軍器二千五三萬九千。敕尚書黃福兼掌布、按二司事，又以侍郎張顯宗為左布政使，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。敕張輔、沐晟、劉俊：「交趾有懷才抱德之人，悉心訪求，送京師擢用。」

九月，張輔、沐晟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檄送黎季犛、黎蒼等獻俘至京，上御奉天門受之。文武群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，至「弑主篡國，僭號紀元」等語，上問季犛父子，曰：「此為人臣之道乎？」季犛父子不能對。詔以季犛及子蒼下之獄，赦其子澄孫芮等。後季犛釋自獄，戍廣西。子蒼、澄以善兵器，赦用之。

冬月，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一人為諒江等府同知，贈故安南國王後陳氏子孫七人官。裴伯耆為交趾按察副使。

六年春三月，交趾總兵張輔、沐晟振旅還。輔等上交趾地圖，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里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四百七二。上嘉勞之，賜輔、晟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，旗軍人賜鈔五錠。

七月，論平交趾功，進封新城侯張輔英國公，西平侯沐晟黔國公，豐城侯李彬、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，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，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，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侯，並子孫世襲，親擒黎季犛軍校王柴胡超擢指揮使，為從者李福等四人，皆升指揮僉事。先是，交趾平，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：「升與賞孰便？」原吉對曰：「賞費於一時，有限；升費於後日，無窮。多升不如重賞。」上從之。於是惟升元功，餘皆班賚有差。

秋八月，交趾蠻寇簡定反。定，陳氏故官，不肯臣黎氏，而輕騎跳歸我，從下安南為別將，頗有功，知上不欲復陳氏，遂逸去。至化州，說群盜鄧悉等下之。悉等推定為主，稱曰南王，改元興慶。出攻咸子關，黎賊餘黨多應之，而陳季擴、鄧景異尤猖獗。黃福奏請益兵，遂命黔國公沐晟發雲南、貴州、四川兵數萬往征之，仍命兵部尚書劉俊往贊軍事。

二月，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於生厥江，敗績，兵部尚書劉俊、都督僉事呂毅、交趾布政司參政劉昱等皆死之，勢益熾，攻陷諸軍縣。事聞，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兵官，清遠侯王友為副，帥師二萬往征之，敕曰：「晟出師失律，致賊猖獗。今聞鄧悉死，而八百媳婦、老嫗猶供饋者何人？賊雲有象五萬，又謂我將帥皆易與，宜戒慎，同心協力，早滅此賊。」

七年夏五月，簡定稱上皇，立陳季擴為大越皇帝，改元重光。季擴者蠻人，自云陳氏後也。安南民不忍棄陳氏，則相率歸季擴。

秋八月，鄧景異攻盤灘，守將徐攻戰死。張輔兵至交趾，敗賊於咸子關、大平海口等處，斬首數千，溺死無算，生擒賊黨監門衛將軍潘抵等二百餘人，獲船四百餘艘。賊酋阮世美、鄧景異跳身奔季擴。季擴稱故王後，請封，輔不聽，進兵至清化。時季擴據地稍遠，而我兵悉窮追簡定至演州，分沐晟兵從磊江南，都督朱榮舟師抵牛鼻關，輔自率騎兵至美良。簡定棄馬走吉利深山，搜得之。並獲其將相陳希葛、阮宴等檻送京師，惟陳季擴、鄧鎔、景異逃於義安。簡定至京伏誅。

八年春正月，張輔敗賊黨阮檜於凍潮州，斬首五千級，生擒偽將軍范友、陳原卿等二千人，悉坑之，築屍為京觀。上勞苦張輔久暴師役，召輔還。輔奏餘賊未平，請留黔公沐晟鎮之。

五月，追敗季擴於靈長海口，別將江浩至魯江，戰不利。

二月，季擴遣使胡彥臣上表請降，上遣方政諭季擴以為交趾右布政使，又以其黨陳原樞為參政，胡具澄、鄧景異、鄧鎔為都指揮，潘季佑為按察副使。然季擴實欲緩師期耳，不肯之任，而掠如故。

九年春正月，命英國公張輔為副將軍，會征夷將軍沐晟討交趾陳季擴。敕四川、廣西、江西、湖廣、雲南、貴州六都司，安慶等四衛，發兵二萬四千隨征。

七月，張輔至交趾，督兵敗賊黨阮朔、胡具澄、鄧景異等於九真州月常江，尋復率舟師追梟賊黎蕊斬之。慈廉、福安諸州縣皆平。

年秋八月，英國公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，擒其副衛將軍鄧汝戲。少保潘季佑遁可雷山乞降，輔承制以季佑仍按察副使，理義安。

冬月，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，給軍食。張輔破賊於西心江。

一年冬二月，英公張輔、黔公沐晟合兵敗賊於愛子江。時輔、晟等進兵順州，賊黨阮師檜屯愛子江，設象伏兵候官軍。輔偵知之，以戒先驅。群象來衝，一矢落其象奴，再矢破其象鼻，奔還賊陣，自相蹂踐，官軍乘之，大敗，斬賊將阮山，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人，賊眾死者無算。

二年春正月，兵至政和縣羅濛江，皆懸崖側徑。英公張輔舍騎步進，大索，射中鄧景異，擒之，並獲阮師檜於南靈州。季擴遁走老撾，都指揮師佑躡之，進克老撾三關，蠻人潰散，棄季擴及其妻妾於南麼，生繫以歸。

八月，交趾陳季擴伏誅。

三年夏四月，命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，加陳洽兵部尚書，贊軍務。輔下交南，凡三擒偽王，威鎮西南，而尚書黃福有威惠，交人懷之，戢伏莫敢動。

四年夏四月，交趾鎮彝衛百戶丁仕驗來朝，貢馬謝恩。賜鈔幣，遣還。

五月，設交趾府州縣儒學及陰陽、醫學、僧綱、道紀等司。英國公張輔奏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貓尾港至湧淪、佛淘，從萬寧縣抵交趾，多由水道，陸行止二百九一里，比丘溫故路近七驛，傳便往來，從之。尋交趾布政司右參議莫勳，三江等府土官杜惟忠等來朝，貢馬及金銀等物，特賜宴勞，升勳為右布政使，杜惟忠為參議。鎮彝衛並交州中左右衛指揮陶弘等，各遣人貢馬及方物，各賜鈔幣遣還。

冬一月，召交趾總兵英國公張輔還京，命豐城侯李彬代鎮守。輔經營交趾，前後年。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。交趾營房皆覆茅，多火，宗載令三司募官伐材陶瓦，不半年，營房皆覆瓦，火患遂息。

六年春正月，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反。利初從陳季擴偽金吾將軍，後束身歸降，以為巡檢，然中懷反側。張輔還京，至是，僭稱平定王，以弟黎石為相國，段莽為都督，聚黨范柳、范晏等四出剽掠。總兵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，擒斬數百人。利敗走，擒宴，彬請就交趾戮宴以徇。先是，李彬代張輔鎮交趾，中官馬騏為監軍，定歲貢扇萬柄，翠羽萬箇。騏墨而殘，交人苦之，三年間叛者四五起，而黎利最劇。

□七年冬□二月，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上言：「交趾人民新入版圖，勞來安輯，尤在得人。而郡縣官多兩廣、雲南舉貢，未歷國學，遂授遠方，牧民者不知撫字，理刑者不明律意，若俟九年黜陟，廢弛益多。宜令至任二年以上者，巡按御史及布、按二司嚴加考核，上其廉污能否以憑黜陟。」疏上，報可。

□八年夏五月，敕豐城拔李彬：「叛寇黎利、潘僚、車三農、文歷等迄今未獲，宜盡心畫方略，早滅此賊。」交趾左參政馮貴、右參政侯保討黎利，戰死。保，真定贊皇人，由國子生知廣城縣，有善政。初設交趾郡縣，擇人撫治，升交州知府，遷參政。時黎利剽掠郡縣，保率民兵築堡於要害禦之。賊來攻，保與戰不勝而死。貴，湖廣武陵人，舉進士，為給事中。升交趾參政，能撫輯流民，歸附者眾。有土兵二萬餘人，皆勁勇習戰，每出陣有功。後中官馬騏疾之，盡奪其土兵。及黎利反，眾強貴剿捕。獨以贏卒數百，遇賊兵眾，貴力戰而死。保為政廉恕，貴有方略，其死也，人皆惜之。

□九年夏五月，豐城侯李彬上言：「交趾地荒遠，不通饋運，乞依各都司衛所例，分軍屯田以供糧餉，度地險易為屯守徵調之多寡。」從之。

秋九月，李彬言：「黎利奔老撾。進兵討捕，老撾輒遣頭目覽者阻我兵勿入境，云即發兵，大索到送軍門。久之，竟不獲利。」上以老撾匿賊持兩端，令彬遣頭目至京詰之。尋召彬還，以榮昌伯陳智代。

冬□月，赦黎利為清化知府，遣內官山壽諭利，竟不赴。

二□二年，仁宗即位，黎利自老撾復還寧化州，偽求降，不出。

九月，掌交趾都司都督方政與黎利戰於義安府茶龍州，不利，昌江衛指揮伍雲死之。都指揮陳忠與黎利戰於清化，破走之。命召工部尚書黃福還京。敕兵部尚書陳洽代掌交趾布、按司事，仍參贊軍務。福治交趾，視民如子，勞輯訓飭，每戒郡邑吏修撫字之政。新造之邦，政令條畫，無巨細咸盡心焉。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，必加賙恤，拔其賢者與共事。中官馬騏，怙恩肆虐，福數裁抑之。騏誣奏福有異志，文皇知其妄，得寢。福居交趾□八年，上念其久勞於外，召還。交人扶老攜幼送之，皆號泣不忍別。

冬□一月，交趾參將保定侯孟英、榮昌伯陳智言：「山壽未至，黎利復反，先後破茶龍、諒山，茶龍守琴彭、諒山守易先皆堅守，力盡，俱死之。」命候山壽至彼，計議確當以聞。

仁宗洪熙元年春二月，以榮昌伯陳智為征彝副將軍，討黎利。

冬□月，總交趾布、按二司兵部尚書陳洽奏：「賊首黎利名雖求降，實則攜貳，招聚逆黨，日以滋蔓，望敕總兵早滅此賊，以靖邊方。」

宣宗宣德元年春三月，總兵陳智、方政討黎利，進至茶龍川，敗績。時山壽主招撫，擁兵自衛，陳洽力爭不聽，陳智、方政復不相能，洽以上聞。上下壘書，切責智等，而以成山侯王通佩征彝將軍印充總兵官，都督馬瑛充參將討黎利，仍命洽參贊軍務，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，削陳智、方政官爵，隸軍中自效。上視朝罷，御文華殿，蹇義、夏原吉、楊士奇、楊榮侍，上曰：「太祖皇帝祖訓有云：『四方諸彝及南蠻小國，限山隔海，僻在一隅，得其力不足供給，得其民不足使令，吾子孫毋倚富強要戰功。』後因黎氏弑主虐民，太宗皇帝有弔伐之師，蓋興滅繼絕盛心也。而陳氏子孫為季犛殺戮已盡，不得已徇土人之請，建郡縣，置官守。自是以來，交趾無歲不用兵，皇考念之，深為惻然。昨遣將出師，朕反覆思之，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，歲奉常貢，以全一方民命，卿等以為何如？」義、原吉對曰：「太宗皇帝平定此方，勞費多矣。二□年之功，棄於一旦，臣等以為非是。」上顧士奇、榮曰：「卿兩人云何？」對曰：「交趾，唐、虞、三代皆在荒服之外，漢、唐以來雖為郡縣，叛服不常。漢元帝時，珠崖反，發兵擊之，賈捐之議罷珠崖郡，前史稱之。夫元帝中主，猶能布行仁義，況陛下父母天下，與此豺豕較得失耶！」上頷之。

冬□月，黎利弟黎善據廣威州，擁眾數□萬，分道攻交趾。

□一月，參將馬瑛大破賊於清威，與成山侯王通合兵石室縣，進屯寧橋。尚書陳洽以為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，以覘賊勢，通欲渡河而陣，洽反覆言地險惡，宜遠斥堠持重，不從。五鼓麾兵竟渡，天雨且泥濘，伏驟起，衝蕩，遂大敗。洽奮馬突入賊陣，死之，死亡二三萬人。通懼，師卻。黎利時在義安，聞之，自以精兵來會，圍東關。通敗後，氣大沮，陰許為利請封，而激清化迤南歸黎氏。清化羅通曰：「非君命而欲賣城，義不可。」連戰敗走之。初，都督蔡福守義安，被圍，福不戰，率都指揮朱廣、薛聚、于瓚，指揮魯貴，千戶李志降賊。至是，福馳馬清化城下，大呼守城者宜見幾全首領，羅通大罵而去。賊又逼鎮城，平州知州何忠懷奏潛請王師，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，為賊所得。賊喜曰：「何知州聞名久矣。」共舉酒酌忠，曰：「能從我，同享富貴。」忠唾地罵曰：「賊奴！吾天朝臣，豈食汝犬彘食！」奪杯擲中賊面，流血盈頤，遂遇害。事聞，上深悼惜之，敕旌其門，賜諡忠節。

□二月，交趾布、按上言：「尚書黃福，舊在交趾，民心思之，乞令復至，以慰民望。」遂召福於南京，赴闕議之。以安遠侯柳升為征彝副將軍，保定伯梁銘、都督崔遂由廣西，黔國公沐晟為征南將軍，興安伯徐亨、新寧伯譚忠由雲南，二道討交趾。尚書李震參贊軍務，黃福仍掌布、按二司事，敕王通守城練兵，候升等至同進。

二年春正月，上御文華殿，召大學士楊士奇、楊榮諭曰：「前者論交趾事，蹇義、夏原吉拘牽常見。昔徵舒弑陳靈公，楚子討之，殺徵舒。既縣陳，申叔時以為不可，楚子即復封陳。古人服義如此。太宗初得黎賊，定交趾，即欲為陳氏立後。今欲承先志，使中國之人皆安無事，卿等為朕再思。」士奇、榮對曰：「此盛德事，惟陛下斷自聖心。」上曰：「朕志已定，無復疑者。但干戈之際，便令訪求，恐未暇及。俟稍寧靜，當令黃福專意求之。」

二月，交趾賊黎利攻交趾城，總兵王通出不意猝擊，大敗之，斬其司空丁禮、司徒黎多而下萬餘級，利惶懼不能軍。諸將請乘勢亟擊，通猶豫不決，賊得以暇樹柵掘塹修器械，四出剽掠，未幾，勢復張。

三月，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，副都御史胡廣往廣東，總督運糧赴交趾。又敕調武昌、成都護衛，中都留守司，湖廣、浙江、河南、山東、廣東、福建、江西、雲南、四川都司，福建、四川行都司官軍數萬，俱從安遠侯柳升、黔國公沐晟等征交趾。黎利圍溫丘，都指揮孫聚拒破之。

夏四月，黎利攻昌江。初，蔡福教賊造攻具，攻東關，我兵九千人憤欲焚賊營，福報賊，賊盡殺之，遂攻昌江，都指揮李任、顧福日夜拒戰，凡九閱月城陷，任、福皆自刎死。中官馮智大哭北向再拜，與指揮劉順、知府劉子輔自縊死。子輔有惠政，民愛戴之。一子一妾，皆先子輔死。軍民俱立門盡，無一人降者。賊縱火焚民居，大殺掠。王通斂兵不出，賊致書請和。通自寧橋之敗，氣大沮喪，雖獲城下一勝，而志不固，且意柳升師雖出，未能猝至，道路多梗，黎利既求和，不如徇其所請。按察司楊時習曰：「奉命征討，乃與賊和，棄地旋師，何以逃罪！」通厲聲叱之曰：「非常之事，非常人能之，汝何所知！」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。

秋七月，黎利攻隘留關，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南寧不赴。隘留城陷，逮興祖下獄。

九月，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隘留關，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，乞罷兵息民，立陳氏後主其地。升等受書不啟封，遣人奏聞。時賊於官軍所經處，悉列柵拒守，官軍連破之，直抵鎮彝關。升勇而寡謀，連勝易賊。梁銘、李慶曰：「主帥氣甚驕，兵累日不得休，困罷而少斥堠，不拒險握重，而欲急發卒，如敵伏何？」慶力疾語升，升唯唯。前至倒馬坡，獨與百騎先馳渡橋，既渡而橋遽壞，後隊阻不得進，賊伏兵四起，升中鏢死，梁銘、李慶皆死。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，遇賊，奮力死戰。聚宿將，然倉卒新喪元帥，吏士沮且囂，賊驅象乘之，官軍大潰，聚被執。賊大呼降者不殺，官軍或死或奔散，竟無降者。郎中史安、主事陳鏞、李宗昉等皆死，惟主事潘原大脫歸，七萬人皆沒。王通諜知升敗，益大懼，決意與和。工部尚書黃福為賊所得，皆下馬羅拜，曰：「我父母也，公向不北歸，我曹不至此。」言已皆泣，福斥之，諭以順逆，賊終不忍加害。其渠長饋以餼糧，乘以肩輿，贈金幣出境，至龍州，福悉以所贈歸之官。時晟兵竟不出。

冬□月，王通與黎利立壇為盟，退師，遣指揮關忠同黎利所遣人，奉表及方物至。表曰：「安南國先臣陳日燿三世嫡孫臣陳暉

惶恐頓首上言，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篡國，弑戮臣族殆盡，臣曩奔竄老撾，以延殘息，今二□年。近者國人聞臣尚在，逼臣還國。眾云天兵初平黎賊，即有詔旨訪求王子孫立之，一時訪求未得，乃建郡縣。今皆欲臣陳情請命，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，謹奉表上請。」上覽之，密示英國公張輔，輔對曰：「此不可從，將士勞苦數年，然後得之。此表出黎利之譎，當益發兵誅此賊耳！」尚書蹇義、夏原吉皆言不宜驟成功，示賊以弱。大學士楊士奇、楊榮言：「兵興以來，天下無寧歲，今瘡痍未起，而復勤之兵，臣不忍聞。且求立陳氏後者，太宗皇帝心也。求之不得，而後郡縣。叛亂相尋，至深慮先帝憂。今因其請，撫而建之，以息吾民，於計大。漢棄珠厓，前史榮之，安在為示弱乎？」上曰：「卿二人言是。先帝意朕固知之。」明日，出勅表示群臣，且諭以息兵養民意，群臣頓首稱善。於是禮部侍郎李琦、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，通政王驥、鴻臚卿徐永達為副使，詔諭安南，言：「黎利表言，前國王遺嗣曩尚在老撾，國人乞封曩王，永奉職貢。頭目耆老其以實對，即遣使受封，朝貢如洪武故事。」又敕通等即日班師，內外鎮守、三司、衛、所、府、州、縣文武吏士，攜家來歸。

三年閏四月，王通至京，群臣交劾通及梁瑛、馬騏、山壽等，廷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，山壽曲護叛賊，馬騏激變藩方，皆論死，詔繫獄籍其家，梁瑛等坐罪有差。詔褒贈安南死事諸臣。蔡福、朱廣、薛聚、于瓚、魯貴、李忠皆伏誅。黎利遣頭目黎公僕送還官吏百五□七人，戍卒萬五千一百七□人，馬千二百匹，閉留不遣者無算。已而使還，到奉表言曩死，陳氏絕。上心知其妄，然業置之不問。先是，文皇時用兵交趾，侍讀解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，通正朔、時賓貢而已，得其地不足郡縣。文皇不悅，至是言始驗云。

憲宗成化□六年，安南國王黎灝侵佔城。先是，黎利死，子麟立。麟死，子濬立。濬為庶兄琮所弑，因自立。侵老撾宜慰刁拔雅蘭草，為八百敗歸，黎壽域等殺濬而立濬弟灝。至是，太監汪直用事，好邊功，議討之。職方郎中陸容上言：「安南臣服已久，今事大之禮不虧，叛逆之形未見，一旦加兵，恐遺禍不細。」直意猶未已，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甚急。時劉大夏在職方，故匿其籍，徐以利害告尚書餘子俊力沮，事得寢。而中官錢能鎮雲南，復私與灝通，闌結諸彝，姦宄繹繹，幾危雲南，賴巡撫王恕發其奸，亂乃弭。

世宗嘉靖元年，莫登庸立黎灝，僭號統元，追諡黎暉為襄翼帝。先是，黎灝死，子暉立。暉死，子敬立，未封而死，弟誼立。正德間，誼母戚阮種用事，屠戮宗親，逼誼自殺。頭目黎廣討平之，立灝庶子暉。暉多行不義，國人惡之。諒山都將陳立孫與其子曷、昇作亂，鄭綏、鄭惟鏞攻誅之，遂弑暉立諱。鄭氏國世臣，諱母、妻族也。諸大臣疾鄭氏，典兵攻之。綏等亡走清華，曷、昇猶據諒山。莫登庸者，本都齋漁人，負勇力，時時凌波而飛，持劍下刺魚，得巨魚，呼噪為樂，詭言莫遂之後。以武舉從立孫，官參督，有罪，自拔歸，諱用為宜陽參將，將令與曷戰，大敗之，殺曷，封武川伯，總水步諸營。時鄭氏既去，諱倚登庸自強，諸大臣皆受其賂，方喜登庸起微陋可托，因請以兵盡屬之，加封太傅仁國公。登庸權日盛，乃銷九鼎為兵器，竊庫藏金寶，潛使其弟檄燒宮室人居，殺傷吏民，若他盜者。因言寇急，請自為興安王鎮之。謀殺諱兄弟，夜率兵圍其宮。諱易服間行得脫，至清華，復依鄭綏，國中大亂。登庸乃立諱弟廣。初，登庸通諱母，廣，登庸所生也。

六年，莫登庸酖殺黎灝，並其母殺之而自立。時諱尚據清華、義安、順化、廣南四道，其舊臣不服登庸者，分據險阻，為之聲援。登庸立其子方瀛，居守偽都，自稱太上皇，率兵擊諱，取清華據之。諱走義安，又追敗之。諱走葵州，又棄葵州走老撾。

九年秋九月，黎諱憤懣死，眾復立其子寧，號曰「世孫」，有兵三千。登庸屢攻之，老撾為援，不能克。寧結國人襲擊登庸，大敗之。登庸走海陽，據上洪、下洪、荊門、南策、太平諸郡。寧還國，誅大臣為諱者，悉發兵二□萬，起鄭綏將而攻海陽，一月，固守不下。登庸別選兵萬人，舟行出大江，竟掩國都。寧錯愕復走清華，登庸掠庫藏，取世孫旗蓋張而還，呼曰：「得王矣！」鄭綏兵大潰。久之，寧復悉清華兵討登庸，相拒不決。登庸陰結土帥郭遼鶴襲寧，大敗之，擒寧妃淑寶沉於江，寧與鄭綏子惟壘走老撾，聚兵八千人，保漆馬江。登庸以其子方瀛為大王，改國大正。

□六年夏四月，議討安南。先是，皇子生，當頒詔安南。大學士夏言請問安南罪。下廷議。兵部尚書張瓚言：「登庸弑逆當討。」戶部侍郎唐胄謂：「帝王之於荒服，以不治治之。自安南內難，兩廣遂少邊警，不必疲中國為黎氏復仇。」然上意甚銳，而安南使者鄭惟懌適至。初，黎寧居海曲，屢馳書總鎮告難，俱被邀殺。惟懌等□人泛海自占城，附廣東商船，凡二年方得至京，陳禍亂始末，乞興師問罪。惟懌有志操，能文章，為書引申胄、張良、豫讓為比，讀者悲之。禮、兵二部議登庸有大罪□，不容不討。兵部侍郎潘珍言：「安南不足置郡縣，其叛服無與中國，釋門庭之寇，遠事羣島非計，宜擇文武重臣佩印而往，移檄自定。」上責珍妄言，對狀，聞住，廉州知府張岳亦上書諫，不報。

八月，雲南巡撫汪文盛奏：「莫登庸聞發兵進討，陰遣知州阮景等行覘至納更山，為土舍李孟光所擒，並獲偽撰《大誥》一冊。」上怒，復敕征討。先是，交人武文淵以其眾來降，汪文盛遣指揮趙光祖往撫諭。文淵獻進兵地圖及登庸可破狀，授冠帶，賜四品武服，賚金帛。

冬□月，廣東巡按餘光疏：「安南自宋以來，丁移於李，李奪於陳，陳篡於黎，黎又轉於莫，互相為賊，天道好還。今於安南，直宜問其不庭，彼若聽服，因而授之。若必用兵，勢難窮迫，必生他變。古人臣出疆，苟利社稷，可以專之。廣東去京八千餘里，去安南又四千餘里，若往復陳請而行，將失機事，乞假臣使宜往諭。」以輕率奪俸。

□七年夏四月，命威寧侯仇鸞為征彝副將軍，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軍務，討安南。雲南巡撫汪文盛傳檄諭以禍福。武文淵攻登庸守鎮營，破之。莫方瀛帥兵攻文淵，不克。文盛以蒙自縣蓮花灘當交、廣水陸衝，遣兵據其地，以為諸來歸人聲援。方瀛懼，乃遣其黨范正毅齋公移詣雲南沐朝輔，言前國王黎暉，被逆臣陳曩殺害，無子，登庸同國人推立暉弟諱。亡何，諱被奸人杜溫、鄭綏誘遷清華，登庸仍推立諱弟廣。旋自清華迎諱歸，與廣俱以病死，黎氏無嗣，廣垂死，與群臣議，以登庸父子有功於國，召登庸子莫方瀛入，付以印章，命嗣主國事，遂為國人所推。其不上表通貢者，先緣陳升據諒山為梗，後乃守臣閉關不納耳。黎寧乃亂臣阮塗之子，冒稱黎姓，非諱子也。其所自列如此，然事皆誣罔，多自飾。沐朝輔乃以范正毅等並表疏公移送至京。朝廷知登庸父子奸偽，且雖稱求降，而嗣不款服，又不束身歸罪，乃決意討之。以鸞總兵，伯溫參贊。未幾，巡撫蔡經上言：「安南水陸路有六，憑祥、龍舟、歸順、欽州、海洋、西路，皆接安南境，用兵須二□萬，輕調大眾，終非完計。」上不悅，然伯溫師亦罷。

□八年冬□月，以莫登庸請降，命禮部尚書黃綰、翰林學士張治往諭登庸歸國黎氏。未入境，召還，諭兵部會議以聞。兵部言：「登庸篡逼，罪所必討，宜臨以兵。如束身聽命，然後待以不死。」上從之。仍命威寧侯仇鸞、兵部尚書毛伯溫帥師往討。

□九年夏四月，欽州知州希元上言：「臣聞莫方瀛請降，命大臣查勘。夫降者，將籍其土地人民以獻也。今殺我士卒，奪我戰船，降者固如是乎？臣以為欲得其請，宜約之曰：必歸我四洞，必令黎寧不失位，必令黎氏舊臣鄭惟懌、武文淵者皆有爵土，必奉我正朔。能從者降也，不然則詐也。而後興問罪之師，以順討逆，何憂不克。方瀛之所恃者都齋耳，其地濱海，淤塗□餘里，舟不得泊。計以為王城不支，即守都齋；都齋不支，即奔海上耳！若以東莞、瓊海之師助占城擊其南，賊不得奔矣；以福建之師航海出枝封，湖廣之師出欽州，與之合，都齋無巢穴矣；以廣西之師出憑祥，雲、貴之師出蒙自，與之合，以攻龍編，則根本拔矣。如此，莫氏可一舉而定也。」書凡四上，而為御史錢應揚所劾，言希元所稱秘策者，固道路傳聞之語，不足聽。

六月，毛伯溫等既至廣西，徵集兩廣、福建、湖廣狼土官兵，並檄雲南守臣集兵，候師期，又檄諸司於臨邊諸郡縣儲積糧餉。議分正兵為三哨：廣西憑祥州為中哨，兵四萬人，參政翁萬達、副總兵張經督之；龍州羅回峒為左哨，兵一萬四千人，副使鄭宗、右參將李榮督之；思明府思明州為右哨，兵一萬四千人，副使許路、都指揮白泮督之。分奇兵為二哨：歸順州為一哨，一萬四千人，參政張岳、都指揮張輓督之；廣東欽州為一哨，兵一萬四千人，副使陳嘉謀、參將高誼督之。又烏雷山等處為海哨，兵一萬四千人，副使涂健、都指揮武鸞督之。中軍都指揮董廷玉率五百人為親兵，共兵一□二萬餘人。又議雲南兵於蓮花灘分三哨，哨各兵

二萬一千人，中哨以副使倪象賢、都指揮王紹監督，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明；左哨以副使鄭騶、都指揮方策監督，而督餉則右參政牛方；右哨以副使張綱、都指揮馬立監督，而督餉則右參政程旦；皆黔國公沐朝輔、都御史汪文盛經畫。既定，馳檄安南臣民，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義，討罪止莫登庸父子，有能舉郡縣來降者，即以其郡縣授之，擒斬登庸父子來降者，賞二萬金，官顯秩。又諭登庸父子，果能束身歸罪，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，亦待以不死。而伯溫等駐師近邊，登庸聞之大懼，遣使詣軍門陳乞，願出境降，躬聽處分，詞頗卑切。伯溫等承制許之，約以□一月初三日來降，守臣於鎮南關內設幕府將臺以待。時登庸子方瀛已死，登庸乃留其孫福海守國，與其姪莫文明及諸頭目阮如桂等四□餘人入關，各跣足尺組繫頸詣壇，匍匐稽首納款書。復詣轅門，獻所部土地軍民籍，還所侵欽州四峒境土，請奉正朔及舊賜印章，護守本國，以俟更定。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，稱制赦之，暫令歸國，待命處分。

二□年春二月，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。初，毛伯溫疏言：「登庸畏威，束身歸罪，而黎寧所稱黎氏後，譜系不詳，莫可為據，乞宥納登庸，削去故爵，量授新秩，使撫安南。」因送莫文明等至京師。下廷議，僉如伯溫言。乃降安南為安南都統使司，以登庸為都統使，從二品，子孫世及，別給印章。其所僭擬制度，令削除改正。海陽、山南等一□三路，各設宣撫司正、佐職官，襲替黜陟，俱聽登庸總理，通隸廣西藩司。歲頒正朔，令三歲一貢。其黎寧，仍令守臣體勘，果係黎氏子孫，授與清華等四府，妄則勿予。莫文明等諸頭目，賜賚有差。制下，登庸已死。伯溫上疏，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，從之。

夏六月，毛伯溫班師，朝廷論功，加伯溫太子太保，諸將校升賞有差。已而莫福海不能輯眾，為黎寧所逐，居南海上，朝廷亦置不問。久之，福海子法瀛復振，卒逐黎氏有其國。

神宗萬曆九年，安南莫茂洽來貢。茂洽，法瀛子也。隆慶中，法瀛為其下黎伯驪所逐，死於海陽。至是，茂洽始得襲。

二□四年夏四月，黎惟潭來降。黎氏自寧死，其舊臣鄭簡立寧子寵於西都。簡，惟憐子也。寵死無子，簡等共立黎暉四世孫維邦。維邦死，次子維潭立，簡子松輔之，攻殺茂洽，復據安南。莫敬用竄居高平，維潭浮海遣使詣督臣，歸罪請款。因與約，以高平居莫氏，如黎氏漆馬江故事。維潭難之，謂高平乃其故土，莫氏篡臣，不宜以漆馬江為比。守臣曰：「莫氏在先世為篡逆，今日國家外臣也。使得假息一隅，毋遽殄絕，國家鎮撫四裔良厚。」維潭乃聽命。至是，築壇具儀受其降，具如莫登庸故事。督臣陳大科上言：「莫之篡黎，其事逆，黎之復讎，其名正，宜許其來歸，如祖宗成法。」詔以維潭為都統使，予莫敬用高平令，維潭毋得侵害，安南復定。安南東至海，西至老撾，南接占城，北連思明，衡二千八百里，縱一千七百里，界兩廣、雲南三省。輶車往來，必由廣西憑祥州、鎮南關、龍州為孔道。由雲南臨安，則蒙自縣蓮花灘，可四五日至東都。國中設□三道，道不過中國一縣。自黎氏以來，雖奉貢稱藩，然帝其國中，如尉佗故事，死則加謚稱宗。黎暉之弑，或曰鄭惟鏞為之。鄭宗強，亡黎復黎皆鄭也。鄭以江華為重，莫以都齋為重。維潭死，子維新立。維新死，子維祺立，補貢。

谷應泰曰：

交趾自漢人為郡縣，此與番禺、桂林，同歸中國，非屬彝附庸，謹稱職貢比也。洪武陳氏奉國稱臣，率先入貢，太祖許為外藩，不利土地。及永樂中，黎氏弑主盜國，稱帝改元，非徒得罪本國，意實抗衡天朝，俘馘其眾，不得雲暴，編伍其地，不得雲貪也。既分郡縣，編置官僚，垂三□年，儼然宇下。一旦匹夫犯順，遽爾割土加王。嗟乎！是賞叛也，是獎奸也。若曰存亡繼絕，則陳乃孤也，以義當立；黎乃賊也，以法當誅。若曰勤民略遠，則將立黎利，乃定之矣；若猶未也，不如勿伐。王通力屈而請和，柳升再入而敗歿，然後下詔遣使，修好撤藩，城下之盟，恥同新鄭，割地之議，辱比敬塘矣。夫文帝不加兵南越，光武罷西域都護，所謂量力度德，懼啟兵端，未有徒敗車奔，師夷將隕，形見勢絀，忍詬攘詢，韓王按劍牛後，魯連誓死帝秦，而乃君臣相賀，自鳴聖德。至於旌節符紱，狼籍裔土，將吏公卿，流離草莽，戰士污魂，哭聞中夜，孤臣嘆血，碧化千年，計其班師之日，文武吏士攜家而歸者八萬六千六百四□人，為黎賊遮留不遣者尚數萬人，死者君其問諸水濱，生者不望生入玉門，貽笑蠻方，損威中國，誰秉國成，至此極乎！

漢火方昌，呼韓稽顙，元成不競，乃棄珠崖，唐美貞觀，組加突厥，文、昭板蕩，始棄維州。宣宗四海乂安，九州島鼎，盛王通敗因紈袴，柳升失在輕浮，乃拾捐之為美譚，比祖宗於穆滿。夫曹公東下，子布請迎，澶淵戒嚴，堯臣勸避，自古儒生扭安憚勞，撫經誤國。二楊太平宰輔，黼黻承明，恒若有餘，決機危疑，必形不足。不然，迎新主於金川，阿谀璫於末路，豈有立身朝堂，進退狼狽而顧，預謀闕外，貽謀遠大者哉。夷考其後，名為陳後，實為黎竊。嘉靖中，黎世中葉，莫登庸復睥睨之。黎又匍匐告哀，朝臣又主二楊之說。而世宗赫怒，竟伸天討。兵未出於國門，莫已父子自縛，泥首軍門，削其王號，世守吏職，不聞其倔強自大，勞弊中國也。

所可異者，太祖使沐英取雲南，即留英世鎮滇中；成祖使張輔取交趾，不以輔留鎮彼國，二□年後，並召還黃福。禍發於中官，亂成於庸帥，齋貂、多魚，特倣漏師，短轅犂犢，必敗乃公。三百年來，終淪王化。夫亦廟算有遺策，而《春秋》多責備也。